

臺灣電影《海角七號》中的童話理論: 和西川滿日本撤退後第一作《青衣女鬼》的比較研究

藤井省三ⁱ

燕璐ⁱⁱ 譯

(一) 2008 年在臺灣的成功以及 2009 年在日本的熱潮。

魏德聖導演 2008 年作品《海角七號》的票房收入達到五億三千萬港幣，繼好萊塢電影《鐵達尼號》（1997 年）之後榮登臺灣電影史上票房亞軍寶座，該電影同時也在香港博得好評¹。

在日本，2009 年 12 月末開始在電影院「cineswitch 銀座」連續上映八周後，加上其他兩家影院在東京共上映 12 周，2010 年 3 月以後開始在大阪「梅田gardencinema」等全國各地影院上映²。筆者受朝日文化中心新宿分校之邀，2009 年 5 月 8 日舉辦了名為「從電影《海角七號 思念你、國境以南》中看到的愛與恨的記憶」的特別講座，儘管學費是電影票的兩倍近 3000 日元，但還是迎來了 30 多位聽講者前來。筆者十幾年來一直在文化中心擔任講師一職，《海角七號》那次的聽講者人數約為平時的兩倍，可以說是最成功的講座之一。同時，對聽講者均勻地擴展到學生層、三十幾歲的青年層，以及七十幾歲的高齡層這一點印象特別深刻。

由魏德聖原著劇本、藍弋豐改編的即所謂的電影小說版的單行本《海角七號電影小說》³在臺灣出版後，在日本日譯版的《海角七號 思念你，國境以南》⁴也付梓出版。另外，日語字幕版的 DVD 也於 2010 年 6 月由 MAXAM 公司發售。

ⁱ 東京大學文學部教授。

ⁱⁱ 東大大學院人社系研究科修士課程大學院生

¹ <http://cape7.pixnet.net/blog/1>，2011.12.29 瀏覽。

² <http://www.kaikaku7.jp/>，2012-1-7 瀏覽。

³ 魏德聖劇本原創、藍弋豐小說改寫《海角七號：電影小說》(台北:大塊文化，2008.12)。

《海角七號》2008 年到 2009 年間在臺灣和日本超越了國境和年齡差別大受歡迎，其故事梗概基本可以歸納為以下內容：

阿嘉想在台北成為歌手的夢想幻滅之後，回到了臺灣南部老家，不情願但又無可奈何的當上了郵遞員。阿嘉的母親是個未亡人，和同樣喪偶的鎮代表會洪主席是戀人關係。當洪主席聽說大資本經營的酒店要邀請日本歌手在沙灘舉辦演唱會後，為了振興小鎮，強行要求起用當地的樂隊來為演唱會熱場。阿嘉也不情不願的加入了如此這般成立起來的速成樂隊，和由小學生、80 歲的彈月琴的老樂師、原住民警察、外省人二代的摩托修理工、客家人的地產酒推銷員等樂隊成員們邊爭吵邊努力練習，最終和日方經理友子墜入愛河。另一方面，他憑著無一人知曉的「海角七號」的地址，試圖投遞六十多年前殖民地時代的日本教師寫給本是其學生的女性的情書，騎著摩托穿梭大街小巷……。

這是一部以臺灣美麗的海濱城市恆春為舞臺，圍繞著現在和過去的兩對日台戀人，先是令人發笑，而後令人傷悲，最終以大團圓劇終的愛情故事。扮演阿嘉一角的范逸臣和扮演友子一角的日本女演員田中千繪，分別成功的飾演了走搖滾路線失敗而自暴自棄的現代臺灣青年、在他鄉因工作遲遲不見進展而亂發脾氣的蠻橫日本女性，其他個性鮮明的臺灣專業演員和老樂師等配角也都相當出色。

（二）敗者和死者的不祥之地

恆春鎮位於臺灣最南端，在 136 平方公里土地上僅居住著約三萬人，人口密度低（舉例來說日本的川崎市面積為 143 平方公里、人口為 143 萬），常年平均最高氣溫 28.7 度，最低氣溫 22.2 度，是個名副其實的常春之地。據說由於過去這裡曾遍佈蝴蝶蘭，所以在清朝同治年間的清廷大人物沈葆楨將此地改為現名之前，一直被稱為「瑯嶠」（在原住民排灣族的語言中意為「蘭花」⁵）。就在這片好似人間天堂的土地上，《海角七號》中的出場人物卻都個個沒有好心情。

⁴ 岡本悠馬、木內貴子共同翻譯《海角七號 思念你，國境以南》（日譯版標題為《海角七号:君想う、国境の南》）（東京:徳間書店，2009.12）。

⁵ 來源:日本維基百科「恆春鎮」一項，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1%86%E6%98%A5%E9%8E%AE>，2011.12.30 瀏覽。

比如說鎮代表會的洪國榮主席，雖是下任鎮長之職，近在眼前的當地的大政治家，卻強迫讓企劃日本歌手中孝介演唱會的外地資本企業的療養賓館起用當地的樂隊，且對強行組建起來的當地速成樂隊成員們百般恐嚇，「我是代表會主席，身高一百七十、體重七十五、今年六十歲，我上大的興趣，就是冤家、相打、刮人、放火，而我上大的心願咧，就是將整個的恒春鎮放火燒掉，然後給所有的少年家，全部叫倒轉來家鄉，重新再起」⁶。洪主席和阿嘉的母親都不幸喪偶，兩人相親相愛，但是因為顧及到阿嘉而始終沒有邁出再婚這一步。不過，洪主席沒有好心情，並不是爲了這些個人原因，而是作為當地政治家為青年的流失，和當地產業的不景氣憂心造成的。即便如此，「興趣是冤家、相打」之前可以姑且當做笑話聽而不聞，「刮人、放火」之後的「將整個的恒春鎮放火燒掉」就非尋常了，甚至讓人聯想到在明清交替之際的 17 世紀，在四川省進行大屠殺，將四川變為無人之都的、惡名昭彰的張獻忠（1606-1646）⁷。

郵差茂伯是位國寶級的月琴名手，一心想登臺表演，極力向當地速成樂隊推銷自己，但只能拿著分派下來的鈴鼓生悶氣。原住民勞馬是位交通警察，同時也是個從民謠到搖滾無一不通的音樂發燒友，卻因無法忘記自己在台北特工隊執勤中出走的妻子而不暢快，對違反交通規則的阿嘉則拳腳相加。馬拉桑是同縣鄉鎮的客家系本省人，為打開原住民土產酒「馬拉桑」銷路的推銷員，卻由於代表會主席等人排外的愛鄉之心，酒根本賣不出去。外省人二代的「水蛙」是摩托車修理工，癡迷西洋太鼓的同時，滿足於對身為三個孩子母親的店長夫人的單相思。「大大」是為當地教會鋼琴伴奏的小學女生，才華得到主席認可成為樂隊的鍵盤手，卻缺乏團隊合作性。大大的母親「明珠」在賓館做清掃員，一邊對拋棄自己的日本男子懷恨在心，說是「早就心死了」⁸，一邊養育著女兒大大。

⁶ 魏德聖劇本原著、藍戈豐小說改寫《海角七號：電影小說》，頁 137。

⁷ 魯迅也在《晨涼漫記》（1933.08.01）等作品中提到張獻忠。

⁸ 《海角七號》，頁 226。

兩個異鄉年輕人來到了住著這些不幸且沒有好心情的人們的恆春。一個是出身恆春，從台中的大學畢業後去了台北，曾擔任搖滾樂隊主唱的阿嘉。電影《海角七號》中略去了他返鄉的理由，借用電影小說版的《海角七號 思念你，國境之南》補充的話，內容如下。因為已經三十歲了依然沒能出道，樂隊其他成員接受了唱片公司私下的邀請，背著阿嘉安插進來新的主唱，對台北絕望的阿嘉兩年後騎上摩托踏上了歸鄉之途⁹。

另一個恆春的異鄉人是公主「友子」，電影小說版給友子加了遠藤這一姓氏。友子跟著工作調動的父親來到臺灣後，想在臺灣當模特兒而供職於模特公司，卻得不到模特兒的工作，老是被迫給其他模特兒當經理人，轉眼已經二十五歲（原著 62 頁寫友子 26 歲）了。抵達恆春西門之前做的夢裏面，她想起二十年前夢見自己變成東京迪士尼樂園灰姑娘當城裡的公主那天。

每當她深夜回到房間獨處，或是像現在這樣坐在車上時，總覺得有個大鐘在她頭上「滴答滴答」的響著，彷彿午夜十二點已經要到了，王子的舞會即將結束，但是她還被壞心的後母關在柴房裡，而神仙教母……根本不存在¹⁰。

恆春沒好心情的人們的圈子，因為異鄉作搖滾歌手夢想幻滅的阿嘉，和在異鄉臺灣無法做模特兒的友子二人的加入，而空氣緊張爭吵不斷。即便如此，雖然每個人的不幸都各有各的理由，但是為什麼恆春的人們會集體都不幸呢？

和這個現代版恆春故事平行講述的，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後恆春的一段悲戀。靠洪主席的關係當上郵差的阿嘉，怠工將大量的郵遞物品積壓在家中，其中一箱便是六十多年前殖民地時代的日本教師寫給曾是自己學生的女性的情書集。觀眾可以通過故事進行中穿插的寫信人朗誦的七封信，知道寫信人是位日本教師（電影小說中給他取名為「栗原敏雄」¹¹）。他在日本戰敗的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被遣送回日本時，把約好同行的，既是自己學生又是戀人的臺灣人「小島友子」扔在碼頭。

⁹ 《海角七號》，頁 5-15。

¹⁰ 《海角七號》，頁 62。

¹¹ 《海角七號》，頁 22。

在船上寫成的這些信幽怨的講述著，自己棄友子不顧是因為考慮到在國民黨軍戒嚴之下，將臺灣戀人帶走是不現實的，同時也考慮到把友子帶到戰敗之後混亂不堪的日本，只會給她造成不幸，無法直接將自己的這些想法傳達給提著行李箱盛裝出現在碼頭的友子的苦痛，驅使著自己在船上一直給她寫信。而且根據隨書信集寄來的該日本教師的女兒的信，這位男性最近離世，其女兒發現這些沒有投寄的信件後，將之寄給小島友子這個過程也漸漸明朗¹²。

說到這裡，《海角七號》表面上看好像是現實主義電影，但不時呈現出來的超現實性要素在在喚起觀眾的注意。比如說將在撤退船上寫信的日本教師描寫成左撇子這一點¹³。大日本帝國是全民徵兵制，在那個被徵兵之後必須要用右手射擊三八式步兵槍的時代，教師是左撇子這一點是不寫實的。電影小說版中他的女兒從父親臺灣時代的友人那裡得知，父親曾是警察，因為太平洋戰爭中征集年輕教師，就兼任了教師¹⁴。

另外，茂伯自己說他和小島友子是同一個年代的，他不可思議的說，「海角七番地.....海角七號？（中略）我送批送幾十年，恆春都無這個地址啊？猶是日本時代的舊地名？不過按呢我嘛應該知影才對.....」¹⁵，「繞過大街小巷，到處問人，然後再往偏遠地區尋找」但是，「整個恆春沒有人曉得『海角七號』在何處」¹⁶。關於茂伯和阿嘉都沒有試圖去戶籍事務所等辦事處查詢殖民地時期與戰後地址對照這一點，有臺灣雜誌批判說作為郵差嚴重缺乏真實感¹⁷。觀眾中，大概有人會由這樣的茂伯聯想起舊捷克斯洛伐克童話《郵遞員的故事》（卡雷爾·恰佩克（1890-1938）著）吧，該故事描寫了為了送達既無郵票又無收信人姓名卻飽含深情的信函走遍全國的郵遞員。我們確有必要從童話的角度來解讀《海角七號》。

¹² 電影小說版中日本教師女兒的名字叫「栗原南」，是位年屆四十已婚的主婦。《海角七號》，頁 19-22。

¹³ 此處由朝日文化中心聽講生同時是電影批評家時兼任高中教師的小林美惠子女士賜教。

¹⁴ 《海角七號》，頁 53。

¹⁵ 《海角七號》，頁 73。

¹⁶ 《海角七號》，頁 205、215。

¹⁷ 蘇詔勤，〈文學與法律：在《海角七號》發現人權〉，《人權會訊》93 号(2009.07)，「臺灣恆春郡海角七番地」在哪裡」一節。

站在童話理論角度上，就可以解釋為被日本戀人背叛的臺灣少女小島友子的怨念詛咒著恆春，使恆春的人們個個不幸。即日本統治時期的友子在戰後由於仇恨而化為恆春的魔女。為了解除小島友子的這個詛咒而被選出的白馬王子和異鄉的公主是騎著摩托的阿嘉和與小島友子同名的準模特的美女友子。但是兩人為了完成慰藉小島友子的仇恨、消除她的詛咒這一神聖使命，首先兩人必須因愛結合，而且在愛情修成正果之前兩人必須經受各種考驗。

首先是在古城恆春的西門允許從台北歸鄉的恆春人阿嘉騎摩托通過，卻拒絕載著異鄉公主友子的小巴士進入。

「啊，搞什麼，為什麼車子停下來了？」

她自言自語的用日語說，然後她看向司機。司機往前比了比，小巴前面有道古城門，城門上寫著兩個漢字——中文對友子來說，都當作是日文之中的漢字一樣——「西」「門」，古城門是個拱門，司機帶著點臺灣國語說：

「哇！這不能過喔！」¹⁸

就這樣，故事一開頭就陷入僵局的阿嘉和友子，如前述在作為當地速成樂隊的主唱和經理面對面之後，一直針鋒相對爭執不休。為兩首原創歌曲困擾的阿嘉被逼到跳海，但並不是像游泳比賽那樣一頭紮進去，而是像蝦一樣團起身子背朝下沉下去的。關於這一場，電影小說中這樣描寫著：

矛盾、困惑、憤怒，他心煩意亂，太慢了，他的愛車太慢了，無法衝破這個世界的羅網，阿嘉急煞車，隨手一停，他一面大叫，一面往海邊奔跑，踢掉兩隻鞋子，然後轉身往後一躍。 身邊湧起無數紛亂的氣泡，然後浮上海面消失，阿嘉漂浮著，沉浸在星空下的黝黑大海之中。¹⁹

¹⁸ 《海角七号》，頁 58。

¹⁹ 《海角七号》，頁 115。

電影中所描寫的仰面漂浮的阿嘉的姿勢，就像是回到母親子宮中的胎兒一樣。墜入海中經歷一次象徵性的死亡之後，他應該就此獲得新生吧。

對這樣的阿嘉，友子生氣時說他「在海邊玩水」這一行為也很有意思。

她瞧了瞧阿嘉的頭上，從他額頭髮際處猛然一拉。

「幹什麼啊？」阿嘉叫道。

友子先是把手放到嘴邊舔了舔，然後張開來，告狀似的給勞馬看：「你看，鹽巴！他作不出來曲子，還有空去海邊玩水。」²⁰

在旁邊看著的原住民交警勞馬：「亂噁心一把的，又不是情侶，舔人家的頭髮」甚至感到噁心。《海角七號》的故事通過特意讓友子採取這樣非日常化行為，使「又不是戀人」的兩人一體化。友子舔舐阿嘉額頭上殘留的海鹽的舉動是模擬接吻，可以解釋為是白馬王子和異鄉公主以愛為約的通過儀式。實際上，友子喜宴當晚亂醉如泥渾渾噩噩時，喝到阿嘉給的「醒酒水」²¹，是作為異鄉公主重獲新生，和阿嘉以愛結合。

重生後成為「友愛公主」的友子，將象徵著愛、財富、尊敬的原住民的項鍊送給樂隊成員，獲得友子「勇士之珠」祝福的阿嘉真的成為白馬王子，跨上摩托車，渡過小橋把愛恨交織的書信送到無人知曉的海角七號。按著地址，來到一棟山間古厝，電影小說的日譯版這樣描寫道：

那是，紅磚、木窗，用水泥建造的，彷彿組合了不同時代的建築物似地房子。²²

原文是「組合紅磚、木窗與水泥，彷彿混合著不同時代似的建築」²³。這間古厝混合了紅磚所象徵的日治時代和鋼筋水泥所象徵的舊國民黨統治時期，是個混合著兩個時代的空間。阿嘉走進古厝內深處，探出一道長廊，到達長廊底端後門外

²⁰ 《海角七號》，頁 165。

²¹ 《海角七號》，頁 195。

²² 《海角七號:君想う、国境の南》，頁 232。

²³ 《海角七號》，頁 231。

的內庭。原文可譯為，那裡「一位穿著灰色上衣的老婆婆，背對著阿嘉坐在長板凳上，她膝上放著米篩，正專注著剝豆子，老婆婆動作熟練而有規律，仿佛凝結了時空」²⁴。

在時光靜止流動新舊建築混合的地方，老婆婆一直剝的豆子應該是豌豆吧……那個安徒生童話裡公主睡在其上的豌豆。是的，海角七號是彼得潘的永恆島的恆春版，一直住在那裡的魔女小島友子的詛咒被解除的話，被詛咒的失敗者的城市「恆春」就能蛻變成幸福的充滿愛的地方。其實，電影《海角七號》是描寫失敗者的死與重生的童話。在這個童話裡，海被作為療傷和舉行死與重生，通過儀式的場所，充當著重要角色。比如說在茂伯弟弟長孫的喜宴之後，勞馬在海邊碰到茂伯的孫子和正在約會的大大的場面也令人印象深刻。爛醉如泥的勞馬拿出離家出走妻子的照片得意的給大大他們看。

「這是我的魯凱公主，長的很漂亮喔……真的很漂亮啦！如果你有看到她的時候，告訴她……。」

大大沒有出聲回應他，也沒有像洪國榮那樣敷衍他，而是摟住勞馬，在他額頭上輕輕一吻。

皎潔的月光下，純真女孩的吻，有如天使的祝福，然而最純真的天使，卻也是殘酷的天使，（日譯版中沒有畫線部份）女孩的一吻讓勞馬清醒了，他一直逃避著妻子再也不會回來的事實，還期望著有一天，妻子會回心轉意，但是，他自己是最明白的——那是不可能的了。

勞馬啜泣，接著把頭靠在大大懷裡，痛哭失聲²⁵。

無論是由母親獨自一人撫養大的，缺乏合作意識的大大，還是被妻子拋棄後苦悶不已的勞馬，都在夜晚的海邊變得如此溫柔如此坦率。對於四面環海的臺灣而言，無疑海的地位是無可取代的——特別是對於這些居住在向南邊大海突出的恆春半島南端的恆春鎮的人們來說。但是，舉辦中孝介演唱會的海邊的所有權歸

²⁴ 《海角七号》，頁 231。

²⁵ 《海角七号》，頁 191-192。

臺灣中央政府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所有，而不歸恆春鎮²⁶。就是說，從台北歸來的阿嘉是代替被奪去了大海的恆春的人們而跳進大海舉行死和重生的儀式。「留下來，或者我跟你走」——阿嘉向友子的表白在海邊進行也是由於這個原因。

如此以來，《海角七號》是首先可以解釋為以下童話作品吧——對於戀人逃到異國他鄉而懷恨在心的小島友子變成魔女，對恆春鎮的人們施加咒語使每個人都變得不幸，但是新的國王洪主席委託從島嶼北部歸鄉的阿嘉，和從大海彼岸來的友子驅除魔女。兩人通過恆春海水死和重生的儀式，華麗轉身為白馬王子和異鄉公主因愛結合之後，攜手解除了魔女的怨念，讓恆春鎮的人們自此過上幸福的生活。

若僅憑這個童話理論大概是無法帶給臺灣和日本各年齡層的觀眾們如此大的震撼吧。《海角七號》是通過給童話理論加上歷史記憶而構築起了更加深邃的故事世界。

(三)歷史的記憶：從 1871 年宮古島島民遇難（牡丹社）事件到 1972 年臺日斷交

一八七一年，恆春發生了宮古島島民遇難事件（牡丹社事件）——漂流至此的宮古島島民被原住民殺害，三年後的 1874 年 5 月日本向臺灣出兵。清政府方面於 6 月份任命曾任福建船政大臣的沈葆楨作為欽差大臣到臺灣，一方面讓他和日本進行外交交涉，一方面加強台南府防禦工事。後來，日清政府沒有發生戰爭，在北京進行外交交涉後，達成清政府支付賠償金、日方撤兵的協議。據說，此後沈葆楨為設立恆春鎮和北部的台北府、基隆廳等鞠躬盡瘁，在恆春建起周長為 2670 米的城牆²⁷。

²⁶ 前引蘇照勤《文學與法律：在〈海角七號〉發現人權》《恆春鎮管不到恆春的沙灘》一節。

²⁷ 日文維基百科「宮古島島民遭難事件」一項，<http://ja.wikipedia.org/wiki/%E5%AE%AE%E5%8F%A4%E5%B3%B6%E5%B3%B6%E6%B0%91%E9%81%AD%E9%9B%A3%E4%BA%8B%E4%BB%B6>，2012.1.7 瀏覽。林ひふみ《台湾先住民映画としての〈海角七號〉(2)牡丹社事件と虹の伝説》(『明治大学教養論集』472号、2011.09)

電影《海角七號》並沒有直接涉及到宮古島島民遇難事件，電影小說版是這樣描述友子和她任經紀人的歐美模特兒一千人等，所乘坐的小巴僵持在西門前的狀況的：

「啊！攔駛轉來了」飲料攤老闆看著那台載滿外國人的小巴說，「都給你講未過的嘛，你看，外地人就是按呢……」。

「嗯嗯，是啊」一個高瘦男子站在他那台上頭有『馬拉桑』氣球的箱型車旁應和道。

說來也有趣，恒春古城當初是因為發生牡丹社事件，要抵擋外國人而建立的，這是他小學到恒春遠足時就知道的事，前頭的恒春西門，現在又把一車外國人擋在門外，這大概是『盡忠職守』吧？

他笑了笑，接著想起自己也該隨時『盡忠職守』，連忙回車上。²⁸

如第（二）節中所述，異鄉的公主友子搭乘的小巴被恒春古城的西門拒之門外。電影小說指明，這個西門起初是在日本出兵臺灣之後，作為對日防禦手段而建立起來的，小說是通過強調西門在一百三十餘年後當外國人入侵（進入）之時依舊以保護恆春城為己任這點，讓人們重溫歷史的記憶。

此外，小島友子和其孫女明珠分別在 1945 年和 1990 年代被日本男性背叛的經歷，不由得使人聯想到殖民地統治結束之後臺灣人喪失日本國籍和 1972 年伴隨著中日國交正常化臺日斷交這兩起政治事件。可以說恆春的城門對臺灣殖民地統治開始前後日本帶給臺灣人身心的傷害記憶猶新，而和中華民國斷交這個外交上的「背叛」又以明珠的失戀表現出來。

也以《恒春鎮志》（尤春共監修、恒春鎮公所、1999）等書為基礎論述了《海角七號》中同一事件的影響。

²⁸ 《海角七號》，頁 63。

《海角七號》是一部將日本自 1895 年起持續了半個世紀的殖民統治和戰後兩次臺日關係史給臺灣人造成的傷害，經現代臺日年青一代的友愛治愈的故事，用童話理論描述的電影。

正如諸多影評指出的那樣，在演唱會會場的海邊，友子接受阿嘉「留下來，或者我跟你走」求婚的表白場面可以說是臺日人民之間歷史性的和解。而且，和這個國際性和解平行的是，也促成了所謂的「四大族群」（福佬、客家、外省人、原住民）出場人物之間和睦相處的局面，這一點也意味深遠。阿嘉和主席等恒春多數派的福佬系居民、馬拉桑代表的客家、水蛙代表的二代外省人、勞馬代表的原住民各自都爲了在演唱會上登臺亮相而揮灑汗水同舟共濟，最終擁有發自內心的夥伴意識。

（四）池田敏雄和黃鳳姿的戀愛結婚以及西川滿的小說《青衣女鬼》

說起日本人撤退時期日本教員和臺灣少女的戀愛故事，台北·龍山公學校教員、後以《池田敏雄臺灣民俗著作集》²⁹等民俗學研究而著名的池田敏雄（1916～81）和其學生黃氏鳳姿的婚姻最為熟知。他們的故事曾於六年前被《朝日新聞》晨報附錄《be》「愛的旅人」欄以《〈民俗臺灣〉池田敏雄和黃鳳姿 醉心於異文化 台北·萬華》為題，騰出第一、二兩版整面，作了以下報導。

池田敏雄在總督府工作之前，曾在位於萬華的龍山公學校（臺灣人上的小學）任教。他的學生當中就有黃鳳姿女士。（中略）池田從這個少女身上發現了其日語寫作的才華。（中略）池田編輯鳳姿女士的文章，在她 12 歲的時候出版了描寫七夕的《七娘媽生》。菊池寬和吉川英治曾寫推薦文，說其第二部作品寫關於信仰的《七爺八爺》「該文章有天賦之才」。（中略）第三部作品《臺灣少女》在東京出版，臺灣通、作家佐藤春夫為其作序。（中略）不做教員之後，池田也經常去位於萬華的鳳姿家。黃家是在清朝出過科舉合格者的書香門第。其父黃廷

²⁹ 池田敏雄著、末成道男編輯《池田敏雄台灣民俗著作集》（東京：綠蔭書房，2003）。

富是畢業於京都帝大的法學者，其母揭雪仙女士也在台北的高等女子學校接受過日語教育。（中略）不久，池田和當時台北帝大教授、戰後在日本成為人類學大家的金關丈夫等人一起於 1941（昭和 16）年創辦了記錄臺灣平民生活文化的雜誌。該雜誌名為《民俗臺灣》，一直持續到四五年日本敗戰。（中略）這在當時是觸犯日本「皇民化政策」的行為。（中略）這個日本戰敗，戰後池田在台北逗留了約一年半之後也迎來了撤離的日子。在接近離別之前，他向鳳姿求了婚。池田 30 歲，鳳姿女士 18 歲。（中略）鳳姿女士曾一度拒絕求婚。由於成長在儒教道德環境中，「無法將老師看作結婚對象」。但是，最終讓鳳姿女士下定決心的還是和池田投緣的母親雪仙女士的一句話：「池田先生是個大好人呢」。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是企圖蠻橫抹滅無數百姓長期小心翼翼保存下來的文化的殖民統治。另一方面，日本人和臺灣人確也曾心心相印。

已成為池田鳳姿女士的她現居住於東京。池田敏雄戰後一直積極從事編輯工作，於 64 歲因癌症倒下³⁰。

如前所述電影小說版中給日本人教師取名為“栗原敏雄”，這難道不是為了暗示魏德聖導演是從這個池田敏雄和黃鳳姿的戀愛結婚中得到啟示的嗎？同是日本敗戰之後的故事，相對池田·黃這對臺日情侶攜手跨越國境到日本結婚的佳話，《海角七號》中的臺日情侶卻因國境的阻隔而離散。那麼，日本男性不可能有為了臺灣女性留在臺灣這一第三選項嗎？實際上，就在一九四七年已經有人寫了那樣的臺日戀愛小說。這就是日本作家西川滿（1908~99）的《青衣女鬼》。

單身小說家村田和年輕未亡人碧霞因日本敗戰、村田撤離的決定而發覺彼此相愛，碧霞打算隨村田一起撤離，跨越戰後剛剛形成的國境東渡日本。但當碧霞聽說戰時被皇民化運動禁止的媽祖信仰的「火節」復活後，作為「北部有名的符法師王玄龍的孫女」，為了挽回臺灣人的尊嚴而主辦火節。為了照顧在火節中身負重傷的碧霞，這次是村田決定留在臺灣——這就是《青衣女鬼》的故事梗概。

³⁰晨報附錄《be》「愛的旅人」欄《〈民俗臺灣〉池田敏雄和黃鳳姿醉心于異文化(台北:萬華)》，《朝日新聞》，2006.03.25。

《青衣女鬼》以決意跨越國境去日本的成熟臺灣女性，和爲了她而決意留在臺灣，打算獲得中國國籍的日本男性這對和《海角七號》正好相反的戀人爲主人公，結局也和《海角七號》完全相反。作者西川滿從三歲開始在臺灣生活，收錄了其代表作《赤嵌記》等（1940）的單行本《赤嵌記》由東京·書物展望社發行，他被看作是戰前臺灣文壇的旗手³¹。

《青衣女鬼》中作為村田和碧霞的共同朋友、臺灣畫家登場的鄭畫伯關於媽祖信仰的火節復活，對村田這樣說道：

中日戰爭以來，這樣的祭祀活動受到怎樣的不正當壓迫，而最終被禁止的（中略）。我們已經成爲這個島的主人公，爲了表達這一無與倫比的喜悅，現在試圖讓幾乎被遺忘的古老儀式復活也是眾望所歸的事情。³²

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之後，臺灣總督府爲了阻止臺灣人心向大陸而發動了皇民化運動，該運動在「大東亞戰爭」開戰前夜，就以加速戰爭步伐加固島內體制，以及使臺灣成爲對外侵略的尖兵爲主要目的。這個運動同時也大幅度的限制了臺灣人的傳統宗教活動，西川是借鄭畫伯之口，對如此鎮壓臺灣傳統的皇民化運動進行自我批判。

該作品開頭寫著，雖然「戰爭期間，他總穿著和服」，但戰後重現時的鄭畫伯卻身著「中國服飾長衫」，這個描寫已經在暗示鄭畫伯的中國（或者是臺灣）民族認同，而符法師在被火焰炙烤後生還的這一媽祖廟火節，正可謂是臺灣民族認同誕生的通過儀式。這一點和《海角七號》中海是舉行通過儀式的場所形成對比。

圍繞《青衣女鬼》，和泉司指出「不進行殖民統治的反省和批判，只強調在臺日本人和臺灣人之間的個人情誼之美的這個文本，表明了西川未能接受戰後/

³¹ 關於西川滿請參照拙作《台湾文学この百年》（東方書店、東方選書、1998）收錄的論文《台湾エキゾチシズム文学における敗戦の予感—西川滿〈赤嵌記〉》。

³² 西川滿《青衣女鬼》日本文藝家協會編，《現代小説》第一集（大言社，1947），頁43。

『光復』後的日本以及日本人立場的變化」³³。確實西川滿在該文中沒有明確作出「對殖民地統治的反省」，但是卻不能忽視其對皇民化運動進行自我批判和對臺灣民族認同誕生表示祝福，爲了通過儀式主辦者，而將一位日本作家如助祭般獻出，且使之歸化臺灣這點。可以說這正是西川文學中對殖民地統治進行的文學性反省。

如前所述《青衣女鬼》被發表在《摩登日本》之後，同年十二月被收錄於日本文藝家協會編的《現代小說》第一集（大言社）。該書中同時收錄的除川端康成描寫特工隊隊員和勤勞動員女學生之間溫馨愛情的《生命之樹》外，還有丹羽文雄、大佛次郎、林房雄、尾崎士郎、久生十蘭等響噹噹的作家們的短篇小說，可見《青衣女鬼》在當時文壇受到的重視。《青衣女鬼》又在翌年被收錄於西川戰後第一部短篇集《七寶の手筐》（東京·新小說社）。這兩部短篇集的發行量不得而知，但是加上《摩登日本》二十萬部的話，可以推定《青衣女鬼》曾受到數十萬的讀者的追捧³⁴。

據說日本戰敗後西川滿將所有的財產留在了臺灣，於 1946 年 4 月帶著年邁的母親和罹患急性肺炎的長子以及兩個年幼的女兒登上了撤退船。偕老帶幼的撤離和《海角七號》隻身撤離的教師相比，伴隨著另一層意思的巨大的苦惱。從基隆港出發五天之後在紀田邊被迫下船，自後西川拜託台北時代的熟人去了甲府，但因該處另外還有三家撤退家庭寄居所以沒能長期逗留，後經由足利輾轉來到遭遇美軍空襲而化為廢墟的東京，住進台灣撤離宿舍。而這個窩棚宿舍的公用廚房裡連自來水都沒有。1947 年元月長女因營養不良加之第一次經歷東京冬天的嚴寒而併發肺炎，長子則因牙齒的骨膜炎住院，爲掙取生活費西川開始在雜誌上發表小說。

³³和泉司，〈「引揚」後の植民地文学--一九四〇年代後半の西川満を中心に--〉，《藝文研究》94 號(2008)，頁 68-69。

³⁴日本國會圖書館中也沒有《摩登日本》刊登著《青衣女鬼》的那期，所以我將分別收錄在同刊號十個月之後發行的日本文藝家協會編《現代小說》第一集（大言社）和《神々の祭典》的該作品進行對比較對。除了「私」被換成「わたし」之外基本沒有其他異同。

之後，從 1950 年代到 60 年代，西川先後在《大眾文學》雜誌上發表了遠超過一百餘篇的短、長篇小說。在把西川滿全部作品以編年式精心編排的《西川滿全書誌》凡例中，編者中島利郎將西川的執筆期分為臺灣期（1920～1945）、戰後期（1946～1960 零）、天后會³⁵、臺灣回憶期這三個時期。其中第二期的戰後期佔據了該書的 47～69 頁，總作品數量大約達到三百篇，可以推定其中半數是以臺灣為舞臺的小說。如中島指摘的那樣，刊載西川作品的雜誌多數已經遺失，很多作品都不得不從題目上來推測其內容。

至少在西川滿從臺灣撤退回國之後發表的第一篇小說《青衣女鬼》中，傾注了他對臺灣深深的愛和對戰時皇民化運動剝奪了臺灣人民族認同這一史實的謝罪之情³⁶。

西川滿的小說《青衣女鬼》以臺灣土俗信仰為背景描寫了為臺灣女性而決意留在臺灣的日本男性，魏德聖導演的電影《海角七號》是借助於童話理論，描寫了和《青衣女鬼》結局完全相反的臺日男女，並且六十年之後不必在火節上身負重傷而迎來大團圓。可以說這兩部作品之間超越六十多年的歷史，迴蕩著以苦澀歷史為基礎、努力培養和守護日臺間深厚因緣的友愛之聲。

本文日文原題：〈台湾映画『海角七号』におけるメルヘンの論理——西川滿の日本引き揚げ後第一作「青衣女鬼」との比較研究〉、刊載於：愛知大学現代中国学会編《中国 21》、Vol.36、2012 年 03 月，135-150 頁。

³⁵ 西川滿創立的以媽祖為守護神的宗教團體。

³⁶ 關於《青衣女鬼》等西川滿的戰後小說，詳見拙稿《西川滿の戦後創作活動と近代日本文学史における第二期台湾ブーム》（預計收錄入黃自進編《日本文学における台湾》。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日本研究計劃發行）。

